

凌力／著

暮
鼓
晨
钟
二



凌力文集——长篇小说卷

暮鼓晨钟_(二)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不是龙涎香、沉香檀香之属，也不是隐约可闻的脂粉香。这是花香，是极浓的桂花香！他最喜爱桂花，不仅馥郁无比，还联系着蟾宫折桂这些吉祥优美的譬喻。但时已深秋，怎么还有桂花？他不敢东张西望，只一直向宝座跪叩下去：

“奴才索尼给太皇太后老佛爷请安！”

头上传来太皇太后带笑的声音：“皇帝也在这儿。”

索尼一惊，略略抬头看一眼，连忙匍伏叩头：“奴才不知皇上驾临，罪该万死！奴才给皇上请安！”

“起来吧。”还是太皇太后含笑的声音：“赐索大臣座。”

小太监连忙捧上圆圆的红毡，上面蒙了猢猻独皮的座垫，放在宝座左侧。索尼谢恩坐下，很快地往上瞥了一眼。

配殿的宝座不像正殿宝座那样高过人顶，只是御案后放置的一张雕龙凤的金花色御榻。此榻深二尺、宽四尺，华美非常。此刻，这御榻比太和殿的宝座更加高贵神圣，因为上面并坐着两位世间最尊贵的人——太皇太后和当今皇上；然而，这又是看上去非常和谐的图画——慈祥的老祖母护持着聪慧的小孙子。

两人都没有穿朝服，家常打扮：祖母是平日的二把头，点缀着不多的钗环珠花，身上一袭宝蓝色缎面夹袍；孙子则石青小袍、明黄罩褂、无顶小便帽，只在帽檐正中缀了一颗桂园大的光彩照人的东珠。若不是四周殿堂、帷帘、宫灯等种种皇家气派的烘染，说他们是普通满洲人家相依为命的祖孙俩，也未尝不可。

“相依为命”，这四个字在索尼心中一闪，竟使他眼角发酸。年岁大了，心肠不由得越来越软了。

“索大臣，从今以后，皇帝也来听取陈奏国事。但亲政之前，

严遵他父皇遗诏，并不预政。你可转告他们三位。”

“是。”索尼毕恭毕敬地回答。

索尼奏事时，小皇上如他老祖母所说，一声不响，决没有干预的意思。但他虽然静坐御榻一动不动，那一双乌黑的瞳子却像两只旋转的钻子，全神贯注地盯着索尼，仿佛要钻开他胸前的白髯、华丽的外褂，直透视到他的心里去。索尼的感觉，好像自己头上生了角，要不就是背后长了翅膀，被这双聪慧的眼睛探究得局促不安了。不过索尼为人胸怀坦荡、忠诚正直，很快便习惯了小皇上的注视。到后来，他几乎忘记了老祖母身边这个像小鹿一样无声无息的小孙子。

索尼陈奏朝中一件大事：内秘书院汉大学士孙廷铨解职出缺，辅臣将以内国史院汉大学士蒋赫德补缺，以工部汉尚书傅惟麟递补内国史院汉大学士缺。索尼想继续陈奏因此而引起的六部尚书和侍郎的一连串变更，却听太皇太后轻声念道：“孙廷铨……内秘书院……”索尼连忙住口，等太皇太后说下去。

自内阁恢复为内三院以后，内秘书院大学士独有草拟诏敕、草签奏章的职责，权最重，所以置两名满大学士。一为巴哈纳。是十一年前就拜大学士的老资格，康熙元年又兼为镶白旗都统，在八旗中颇得人望，只是于辅臣不大买帐，跟苏克萨哈尤其不和。他是红带子觉罗，辅臣也不好贸然得罪他。另一个满大学士车克，资历也不浅，颇与辅臣亲近，但能耐欠缺，学问魄力人望都谈不上。这样一来，内秘书院的汉大学士就格外叫辅臣不放心了。

好在出任内秘书院的汉大学士总是流年不利。回复旧制后的首任金之俊，次年便因老病致仕回乡；继任成克巩上任不到一年也乞休回籍；孙廷铨是第三任，供职十个月，又解任归养

父母,声称从此闭户却扫、不预外事。辅臣现在推上蒋赫德,用心良苦。此人年老颀颀,最是恭恭敬敬、唯唯诺诺的了。

旁听的玄烨很熟悉孙廷铨这个名字。父皇龙驭上宾,是他发议尊祖母为太皇太后、尊亲生母为皇太后;也是他力持正义,谥父皇为“高皇帝”。等同汉朝开国之君刘邦。若不是辅臣反对……孙廷铨一定是忠臣!为什么和他的前任一样,不肯做高官、回乡为民呢?……玄烨亮晶晶的眼睛一会儿看看祖母,一会儿又转去瞅瞅须发如银的老索尼。

太皇太后终于和悦地说:“早年间我虽身在后宫,不预外事,但太宗皇帝行政治国也略知一二。他从来求贤若渴,恨不能使天下英杰尽归我大清,礼贤下士、孜孜不倦,所以范文程、李之芳、宁完我、洪承畴等相继为用,开国之业,原基于此。况且国家政体官制,原有满蒙汉一体,不可割分。任人唯贤,方显国家兴旺、政治清明。索大臣以为如何?”

“是,是。老佛爷懿旨,奴才……”

“唉,你不必拿我随便几句感触当作旨意。我只是想,文武之道,一张一弛;为政者,宽猛相济才好。”太皇太后平和稳重的话像潺潺小溪一般流动着,水面不时闪烁着耀眼的光华,索尼有不敢逼视的感觉。表面上,她的话句句都仿佛是空口大言、不着边际,实际上矛头很是尖锐,令索尼坐不住,不知如何答对才好。谁料这位老祖母突然改变策略,单刀直入,说:

“吏部尚书魏裔介如何?”

索尼一愣。昨天辅臣会议,还拿这魏裔介当成作梗的障碍,思谋着找个借口打发他回籍或外转出京呢。

“此人识大体、顾大局,是宰辅之器。由左都御史而吏部尚书,拜大学士,资历也够了。”太皇太后还是那么和蔼,看不出

她是否知道在审理汤若望案时魏裔介故意作梗的实情。索尼于是试探地说：

“启奏太皇太后，吏、礼二部会审……”

太皇太后仿佛没有注意索尼在说什么，而专心于自己的思索：“王宏祚近日守制期满还朝，就任刑部尚书。但此人久在户部，曾修《赋役全书》，劳绩卓著，还应令管户部。现任户部尚书杜立德，可补魏裔介之缺为吏部尚书。刑部尚书一职，左都御史龚鼎孳最是佳选。至于龚鼎孳所遗之缺，可着郝维纳补进……”

索尼听着，冷汗涔涔。自他辅政以后，太皇太后从来不曾如今日这样出面干预政事。但一听她的声气，索尼就明白了，她从来就不曾真正“不预外事”，朝廷内外的人和事，她全都了若指掌、成局在胸。这根本不是他一向以为的那个坐享晚年之福的老祖母，她仍然和三十年前、二十年前一样，内秉风雷之气、外持静怡之容，一位杰出的女人！

太皇太后装作没看到索尼惴惴不安的神色，嫣然一笑，颇不像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：“我今日有些逾分了吧？本不该说东道西、干预辅政事务。不过我每每闲来无事，也常常算计着朝中升迁转黜……你是三朝元老、顾命大臣，与旁人不同，我才说给你听，你尽可以审时度势，任意取舍，不要当作懿旨，也不必告诉别人。你看呢？”

这是在对“自己人”说话，亲切平等，满怀好意，当然也极其巧妙。忠心耿耿的大管家索尼，是决不敢也决不肯对主人的指令“任意取舍”的。他只觉得感激莫名，老眼里竟闪动着泪花，说不出话。

太皇太后却不容他喘息，更加随和地笑道：“还有一件，更

是皇家的私事了。孔格格年过二十，额驸孙延龄进京也不少日子了。我想在东华门外另赐一所定南王府，早日给他们完婚，你瞧合适吗？……要是合适，就命礼部、内务府办理起来。你的夫人是全福人，请她来做迎亲太太，好不好？吉日嘛，由我来定。”

哪里还像主子对奴才？简直是在跟老亲家叙家常。索尼除了不住点头，只会反复说：“老佛爷恩重如山，奴才实不敢当！……”好像别的话他全都忘记了。

索尼告辞出宫时，太皇太后又笑道：“我不能自白请你夫人做迎亲太太呀。知道你性爱月桂，正巧有人贡来四盆晚月桂，香气怪浓的，就都给你吧。再有……来，拿礼盒过来！”

八名轻俏的宫女从侧问出来了。前面四个捧着四大盘宫中细点，后面四个每人托着一个精致的紫檀木匣子。太皇太后笑道：“送给你们老夫妇俩。礼轻意重，勿嫌菲薄。”

紫檀匣子打开了：两袭珍贵的紫貂长袍；两匣光彩夺目的大粒珍珠！怎么能估出这些物品的价值？那耀眼的光泽直透进索尼的心。他跪下了，极其感激地说：“奴才便是粉身碎骨，也难报皇家的世代恩宠啊！……”低头叩拜时，他的泪珠滚到绣了仙鹤朝阳的补褂上，忍不住呜咽起来。……

第一次听政，玄烨大开眼界，心情也很复杂：惊异祖母的精明睿智；感叹索尼的忠诚实心；既为自己这天子的至尊至贵地位自豪和得意；又为复杂的朝政、弄不清的无数大小官员大小衙门而发愁。当祖母问他觉得怎样时，他由衷地长叹一声说：“唉，可真不容易啊！”他那蹙眉皱额的小大人神气，把太皇太后逗笑了。

他毕竟是个孩子，不会想到太皇太后这次预政不仅是调整

宽猛张弛，而且在遏止辅臣擅政的苗头，甚至会影响他所关心的汤若望案的进展。他的心思已迫不及待地转向另一件大事，紧张地问：

“老祖宗，四贞姑姑要出嫁了？我还能见着她吗？”

“她的王府就在东华门外，时时可以进宫。”

“那就好了，”玄烨松了口气，“月妹妹最怕四贞姑姑一去不回，那她会哭坏的。老祖宗，我去对月妹妹讲！”

这时小太监来禀：皇太后姐妹和几位先皇妃嫔来请安。太皇太后便对玄烨说：

“好，小冰月肯听你的话。呆坐了许久，你也拘得难受，找冰月玩去吧！”

“是。……老祖宗，四贞姑姑知道她要出嫁么？”

“知道的。她伤风了，在屋里歇着，你不要拿这事去逗她，她要害羞的。”

“她为什么要害羞？”

“小孩子家，不要管这许多闲事，快去吧！”

听得院里一片花盆高底鞋“呱嗒”响，玄烨一溜烟跑出左配殿，省得遇上那许多皇额娘，一个个地请安，得费多少工夫！再说，他有好些感想得赶紧去告诉冰月哩！

去寝宫，正路过孔四贞在慈宁宫里的住处，玄烨一脚踏进去。屋里的随侍宫女一个都不在，孔四贞娇慵地拥被坐在炕上，以手支颐，斜倚着靠枕，平日粉红细润的面容有些苍白，眼圈发乌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，不知是睡着了，还是在养神。

玄烨停步炕前，痴痴地望着她，也不知自己在想什么，只听得呼吸之声和那只西洋钟在“滴嗒滴嗒”响；只觉得胸臆间有一团热、有一团酸楚。

孔四贞漆黑的头发绾了个家常髻，髻上簪着的那支凤头珠坠金钗因她斜倚的姿势在慢慢向下坠溜。玄烨一个箭步跳上炕，在金钗落地前的一刹那接住了它。

四贞睁开眼：“咦，你怎么来这儿？今儿不是听政么？”

玄烨细心地把金钗重又插回四贞发髻，回答说：“才刚听完了。姑姑，就你一个人？下人们呢？”

“我心里发烦，全打发出去了。”

“可是你病了呀！”玄烨揽着四贞的颈子，仔细看她的脸，“看你，鼻尖红了，眼圈黑了，眼睛泪汪汪的……”

“没事儿，一点儿小伤风，两天就过去了。”

“你是不是不想出嫁，不想离开我们，心里难过？”

四贞一怔，望着玄烨孩子气的面容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没有回答。

“老祖宗也真奇怪，早不嫁女晚不嫁女，怎么偏偏挑中了这个节骨眼儿！”玄烨顺口一说，意在安慰四贞。

“什么节骨眼儿？”

“汤若望天算案不是正在审吗？”

四贞微微一笑：“老祖宗说不定就成心挑的这节骨眼儿呢！”

“啊？”玄烨一愣，张了张嘴，心里飞快地算计：汤若望必定被认为有罪，案子即将由吏、礼二部转往刑部，而刑部……刚才老祖宗那一大片升迁补转，最终是把龚鼎孳转到了刑部尚书任上！而龚鼎孳跟汤若望可是几十年的老交情啊！况且六部中只有刑部的汉尚书最能说得上话！

“哈！我明白啦！”玄烨眼睛里倏地闪出亮晶晶的星光，得意洋洋地笑道：“公主下嫁，旬日喜庆中停审停杀，保定天算案移交刑部日，龚鼎孳已然到任！对不对？”

孔四贞惊喜地抚摩着玄烨的小脸，赞道：“好高的悟性！真不愧先皇之子！”

玄烨越发得意：“别看老祖宗不动声色，原来心里还是向着汤若望！我还以为……”他缩住没说，心里却为消除了对祖母的不满而轻松。

“这也未必。”四贞又给他泼冷水，“汤若望在外面对朝政说三道四，原本令老祖宗不高兴，若果真以邪法妖术危害国家，老祖宗决不会徇私宽贷。但是得顾及先皇声望、皇家体面，不能过分，更不宜闹得满城风雨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你看老祖宗这一番布置，举重若轻。不着痕迹，有多么巧！为政精到，常人是万万不能及的。”

“对！对！棋中高手，就是走一步瞧三步……”

“老祖宗可是棋圣。早瞧出去十步百步了！皇上你呀，可得用心学着点儿！”

“那当然！……你这么明白，也是个极聪明的了！我和冰月可舍不得你出嫁走了呢！”玄烨索性像小时候那样，坐在四贞腿上，把脑袋倚在四贞暖融融的胸前，老祖宗说你出嫁了也能见着，可到底跟从前不一样，是不是？”

四贞像哄婴孩睡觉似的轻轻拍着玄烨的肩背，低声说：“有什么法子？女孩儿再尊贵也得出嫁，舍不得也要舍，难道一辈子守在娘家当养老闺女？——又不是亲娘家，额娘但凡亲热些宠爱些，就有听不完的闲言碎语！”

玄烨猛然抬起头：“姑姑，我有个法子。这回你就别嫁了。再等几年，我长大亲政，选后妃的时候把你也选上，咱们不就能长久聚在一块儿啦？”

四贞“扑哧”一笑：“胡说什么，我是你姑姑啊！”

“那有什么！又不是亲的，跟嫂子婶子也一样。”

“是啊，你们满洲不讲究，我们汉家可忌讳这个。”

“哦，姑姑是汉人……”玄烨并非不知道，但一向不在意，此刻突然发现，原来差异竟如此之大。

“再说。我比你大十三岁，怎么能做你的妃子？”

“对了，我是听人说过，我父皇原要纳姑姑为妃的……”

四贞心头一酸，闭了眼，仍然轻轻拍着玄烨：“过去的事，说它做什么！但老祖宗、先皇帝、先端敬皇后，还有你和冰月待我的恩情，我到死也不会忘记……”

“那，姑姑，你一辈子不忘记我，一辈子跟我好，对么？”

“对，一辈子。可你得当个好皇上。”

玄烨跳起身，站在炕上，双目熠熠生光：“说定了，谁也不反悔！来，击掌！”

玄烨与四贞很响亮地“啪啪啪”对击三掌，一起笑了。

四贞从炕桌上取两帖膏药往太阳穴贴，说是治伤风头痛，玄烨灵机一动，把膏药涂在剪成小圆的红绫上，亲手贴在四贞眉间印堂，说也治头痛，贴罢。左右端详，开心地笑道：“姑姑，你这一贴，可真像观音大士啦！”

四贞揽镜照照，果然妩媚动人。见玄烨又在剪红绫涂膏药，四贞笑道：“我已经够了，你又弄它做什么？”

玄烨包好膏药：“月妹妹昨儿也嚷头痛，去给她贴！”

他连蹦带跳跑得飞快。绕过正殿，远远看见寝殿廊下蹲着几个宫女，其中似有人抬头瞧了他一眼，他心上一“哆嗦”，想起了自己的身份，猛不丁立住脚，长长地吐了口气，按照肩平

步正挺胸扬头的规矩，端正严肃地走上寝宫月台，那几名宫女已在阶前跪迎了。

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他大人似的拧着眉头问。

“禀万岁爷，奴才们在……在抓子儿、扔沙包儿。”回答参差不齐，但很恭敬。这些十七八的女孩儿，服侍太皇太后两三年了，虽不是花容月貌，也都温柔可爱。

“你们玩吧！”他挥挥手，目不斜视地迈步进了寝宫。

冰月的看妈在西次间门口打瞌睡，一溜五间相通的正间、次间、梢间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，处处飘浮着若有似无的甜香。廊下宫女们抓子儿和轻悄低语打窗口溜进一星半点的，使他一下子想到那句古诗：“鸟鸣山更幽”。他不舍得打破这美妙的宁谧，掂着脚跟轻轻走进西次间。

哦，冰月在南窗下大炕上睡着了。自上个月她的住处漏雨修缮以来，她一直住在太皇太后寝宫。

他犹豫片刻，退出去，在正间站了一会儿，忽然心血来潮，转身穿过东次间，一直走进东梢间祖母的卧室。小时候他常来这儿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被领来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最近一年，他就不曾进过这间屋。

屋里静极了，他只听到自己的呼吸。温馨的气息依然亲切熟悉，是他自幼便习惯了的祖母的气息。他好奇地东张西望，没有发现和他记忆中不同的地方。还是那八盏精致鲜艳的宫灯，五光十色的珠挂和灯穗曾引起他多少绮丽的幻觉；还是那碧纱隔扇的卧床，他和冰月、福全曾在这床上床下捉迷藏；还是那座和他差不多高的天然白玉山子，他曾为它洁白中透出的奇妙纹理而惊叹；坐炕炕头多宝格里的翡翠花插、玛瑙碗、水晶杯这些摆设都跟从前一样。就连炕几上的棋盘和黑白玉琢成的棋子，

也是他七岁那年教祖母下围棋、内务府从太和门故明六库里寻出来的。

那是什么？卧床一侧的条案上，在九龙青瓷笔架和金福寿双喜红罩灯之间，一方明黄丝帕，蒙着一件五寸高的东西，莫非是一顶新风冠？

蒙了明黄丝帕。别人谁也不敢动，但他是皇上，天下还有不许皇上动的东西？他想也不想，顺手掀开黄丝帕，登时就愣住了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：这不就是那尊邪神妖佛么？那次他和冰月想要揭开懿靖大太贵妃的秘密，那秘密就以这尊邪神的面目把他们吓得惊异不定，至今不敢对任何人透露。祖母是太皇太后啊！她的卧室里，怎么也供这邪神妖佛呢？

他瞪着这古铜色的双体佛像，不知所措：头戴毗卢帽的男相，张着大嘴，露出獠牙，瞪着眼珠在得意地狞笑，一脸疯狂；而他搂着的女相，却那么美丽，既苗条又丰腴，既活泼又温顺。看着看着，他觉得一股热潮袭来，面颊、颧骨、耳朵阵阵发热，连眼睛好像也烫得要滴出泪来了。

上次见到它，至今已半年。从那时起，他的心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、火辣辣的手撩拨了一下，渐渐生出一种他自己也说明白的渴望，使他常常注视祖母和嫡母庶母身边的宫女，暗自比较她们的优劣。当然，冰月总是站在一切人之上，比任何少女更可爱也更亲切。以至他小小的心坎里，不止一次地想像：如果冰月是梅妃，自己是唐明皇，就不会去宠那个祸国殃民的杨玉环，而与梅妃白头偕老，使大唐国泰民安了。

使他脸红，还有一个原因。在他那些荒诞的、可爱的、乱纷纷的梦境中，曾有两回，他成了这个面容疯狂、头戴毗卢帽的妖佛，而怀中那温顺美丽的裸女却是冰月……他觉得自己的

梦很下流,连着好多天不敢去找冰月,见到她连眼睛都不敢抬。直到冰月生气了,他才赶着去赔不是。

老祖宗既然也供这尊佛,那么它不是邪神了?他的那些梦、那些想像、那隐隐约约横在胸中的渴求,就不是下流的了?……心“突突”直跳,他退出卧室,在正间又站了一会儿。西次间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,他一步一步走到冰月身边。

冰月搂着洁白的小雪,小人儿和小猫儿一同睡着,小人儿呼吸均匀、气息如兰,小脸红润润的,鲜艳的嘴唇像红珊瑚雕就的一般滋润,浓密的眼睫毛静静地阖在眼皮下,像一把小扇子。安详、纯洁、秀丽、温柔,她美得教人吃惊,令人战栗。他凝视着她,心跳得如同揣了个小兔子,层层热浪冲击着他,一时比一时汹涌。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了什么,弯腰低头,在冰月那桃花瓣似的脸蛋上小心地、悄悄地亲了一下,便轻手轻脚地倒退几步,一转身,拔腿就跑,把什么威仪、端庄全撇到九霄云外,好像有人在背后追他似的,狂跳的心差点儿从嘴里蹦出来。

太和门前那对巨大的铜狮子,蹲踞在这里总有数百年了。张牙舞爪、凶猛威严,人们须从很远处才能看清它的全貌。这是太和门的卫士,显示着君王的尊贵和宫廷的威严。无论是大朝会还是进宫晋见,人们在它面前是不敢仰首的,犹如它也是紫禁城内的皇亲。可是今天,当紫色的暮霞把它涂染得浑身闪光的时候,两名红珊瑚顶、仙鹤补褂的头品大员竟大不敬地靠着它那汉白玉莲瓣底座,竟然也没人出来干涉。

这是苏克萨哈和鳌拜,刚从辅臣办事的体仁阁出来。鳌拜黝黑的脸由于表情严肃而显得更黑,浓眉下那双鹰眼闪烁不定。

苏克萨哈则皱着眉头。眼珠子一会儿转向东，一会儿转向西。挨个捏着自己的手指，“喀吧”、“喀吧”响声不绝，弄得鳌拜也斜他一眼，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。

苏克萨哈手掌往石狮座上一拍。说：“真弄不懂这个老索尼，糊涂了还是疯了？魏裔介怎么能拜大学士？这不是存心给咱们难看吗？”

鳌拜愤愤地说：“哼！还有杜立德，龚鼎孳！”

“这两个倒也罢了，杜立德罕言少语的。从不与同官龃龉，龚鼎孳复官还靠了咱们的扶持，谅他不敢……”

“大意不得！南蛮子最无信义。说变就变。”

苏克萨哈沉默片刻，说：“倒也是，不能不防。”

鳌拜冲慈宁宫的方向一示意，小声说：“难道，是她老人家的意思？”

苏克萨哈一愣，脸色微微泛白：“看老索尼这么固执，寸步不让，倒有点像……可她老人家何苦跟咱们作对哩？咱们辅政虽是先皇遗诏，也是她老人家的保荐嘛！”

“她必是见咱们嫌魏裔介掣肘，调去秘书院明升暗降。”

“嗯，可能。不用半年，这个讨厌家伙准保受不了夹板气，解职回籍了事！……只是。她老人家对天算案可从没透过口风！别忘了。她还是汤若望的义女呢！”

“什么陈谷子烂芝麻！十多年前的事啦！如今汤若望真相大白，为害社稷、颠覆大清，她老人家岂能容他？上次叩谒，她不是亲口应许，决不袒护！”

“谁知道那是真心话还是应付话？”

“嘿，你想得真多！她老人家既说了，咱就照着办。治乱世就得用重典！说到底，咱们辛辛苦苦、劳神费力，还不是为大

清江山永固，她老人家哪会不明白！”

苏克萨哈点点头，后又摇头：“这案子也实在熬人！害得我吃不下睡不着，烦死了！”这是对亲戚兼副手的鳌拜诉苦。

鳌拜瞪他一眼：“现在嫌烦了？早听了我的，照明史案那么干，大风大雷，该杀的杀、该流的流，把基督邪教一古脑儿清除，也就干净了！就算拿教徒全抓全杀，也不够万人，什么大不了！偏要照什么刑法程序一天天地磨，哪天是了？精气神儿都磨没啦！”

“我说你失之粗疏吧？这是天子脚下，不是江南边地，不能乱来！多少人瞪眼等着拿咱的错处呢。况且照刑法程序审案是老佛爷懿旨，谁敢不遵？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！我粗疏，你细！只不要胆子也细就好！”鳌拜不耐烦地又补充一句：

“罢！罢！咱们不争这个！还是商量商量案子，魏裔介迁调吏、礼二部结案倒也容易了。转案到刑部可要赶紧，一定得在龚鼎孳到刑部就职前，刑部就定罪结案！”

鳌拜一时反应不过来，疑问地望着他：“嗯？”

苏克萨哈眼珠极快地转了几圈，说：“你看哪，魏裔介去内院，杜立德接任吏部尚书，所留的户部尚书缺给王宏祚；王宏祚留的刑部尚书缺给龚鼎孳；龚鼎孳留的左都御史缺又交郝维纳。每一项交接都需要不少日子。只要上紧，龚鼎孳上任之时，汤若望案早已过去，纵然她有心回护，也鞭长莫及了！妙！哈哈！”他越说越得意，兴奋得连连拍那铜狮底座。

鳌拜一把攥住苏克萨哈的手，说：“这是个逗弄狮儿子的母狮，要拍，拍那边那个滚绣球的，那才是雄狮哩！”

苏克萨哈喝声彩：“说得好！”随即扬头大笑。笑得太和门

前的侍卫不住拿眼瞧他，他也不在意。

次日起，按照索尼提出的方案，开始了长长的链锁般的官吏升迁，同时天算案的审理也加快了进程。

杨光先就汤若望故意使用谬误的天算历法倾害国家一事，继续上控、广发揭帖，就像往滚热的油锅里洒了凉水，京师内外霎时间炸开了，要求严惩洋教士的声浪又一次高涨了。

紧锣密鼓，一切都如辅臣预想的那样顺利进行。

十月中旬，天算案的被告将被吏、礼二部宣布有罪，当作囚犯移交刑部，而此时的刑部只有满尚书尼满主持，王宏祚已调任离任。龚鼎孳尚未到职，只需三五日，刑部便可定罪结案了。

没想到，这个节骨眼儿上，太皇太后要嫁闺女。

十月十二日，辅臣奉到太皇太后懿旨：“定南王孔有德歿于王事，阖门死难、忠烈难泯，孔女四贞为予养女，视郡主食俸，掌定南王事，遥制广西。康熙元年，予下诏求得孔有德部将孙龙之子孙延龄，以践旧约，为订婚配。值国家变故频仍，延迁至今。现封孔四贞为和硕公主，赐第东华门外，即日下嫁。着礼部立援公主下嫁之例办理！……”

成婚的正日，选在十月十六日。

公主下嫁，其典礼之隆、声势之浩大，虽不能同皇上大婚相比，但也是皇家的喜庆，京师八旗、官宦人家要悬红挂彩，表示庆贺；一句之内，刑部法司要停审停刑停杀；一切不吉利的事都不许在这一句内办理。所以一接到懿旨，辅臣们就愣住了：怎么不早不晚，偏选在这个日子？是偶然巧合，还是老太太借此表示某种态度？然而娶媳妇嫁闺女，这是人家不折不扣的家务事，太皇太后没有丝毫干政的痕迹。辅臣们真是有苦难言，除